

勇敢的闯将

YONGGAN DE CHUANGJIANG





勇敢的闯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了十篇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红小兵的斗争生活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热情有力的笔触，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一批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青少年战士形象。他们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敢于同走资派斗争；团结大多数，坚持复课闹革命；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坚定不移地走上山下乡道路。作品鲜明、生动地表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造就的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茁壮成长，成了有魄力、有智慧的勇敢的闯将。

勇 敢 的 闯 将

本 社 编

封面装帧 周小筠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85,000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R10171·423 定价：0.33元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目 录

舞台风波 · · · · ·	朱大刚 谢则林 (1)
处处摆战场 · · · · ·	张成新 (21)
同一条战壕 · · · · ·	楼耀福 (35)
笔 · · · · ·	余思涛 (52)
女装卸工 · · · · ·	刘沪生 (66)
再上永东山 · · · · ·	贡吉荣 周关东 (80)
心向北京 · · · · ·	刘征泰 (98)
师生之间 · · · · ·	顾美华 (107)
出发之前 · · · · ·	项明华 (120)
青春颂 · · · · ·	姚 华 (139)



舞台风波

朱大刚 谢则林

—

一九六六年七月。

工人住宅环抱中的曙光中学，经过近两个月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校园里呈现一派沸腾的革命景象。师生们个个拿起笔作刀枪，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反党黑戏《海瑞罢官》，批判反党黑帮“三家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冲杀在这支批判大军前列的是以方明为首的“千钧棒”红卫兵战斗队。这群钢铁工人的子弟，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成了勇敢的闯将。

现在，他们正聚集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围坐在毛主席像下边，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着下一

个战役的战斗任务。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方明对战友们说，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大家。

没等方明说下去，大家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方明。大个子王新元是个急性子，冲口问道：“那你快说出来，也让大伙儿一起想想！”

方明用手朝四周指了指：“你们说这里是什么地方？”

“哟，好新鲜，这里是曙中的礼堂。”王新元右脚用力一蹬地板说，“而这——是舞台！”

方明用标准清晰的普通话说说：“对！《红旗》杂志在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指出周扬一伙利用文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因此，我在想，曙中的舞台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

“想得好！”惯于深思熟虑的李文跃接口说，“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中指出，有些人就是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曙中的舞台上演的不也尽是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对，对，对！什么《李秀成》、《孔圣传》，还有《上海屋檐下》、《桃花扇》……”王新元一口气列举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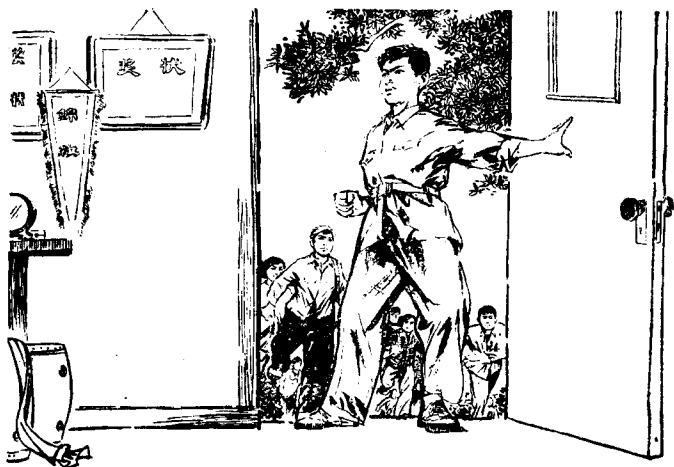
大串剧目。

曙中的舞台是有点名气的，它宽阔高大，装璜讲究，那紫红色的绒幕使它更显得富丽堂皇。以“舞台校长”自诩的费仲健，常常洋洋自得地吹嘘什么：多少演员是从这个舞台上初露头角的。有些人跟着吹捧什么：曙中可以无愧地称为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的预科。

“走！到后台化装室去！”方明刷地站起身，大伙一起跟着涌进了化装室。只见室内布置着许多锦旗、奖状、剧照，十分炫耀。方明走到挂在角落里的一张很小的剧照旁边，指了指说：“还记得六三年我们演《雷锋之歌》那件事吗？”

回忆的闸门立即被打开了。谁不记得，那是同学们亲身经历过的哟！

三年前，也是夏天，方明他们那时才读初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后，方明和王新元、李文跃等同学一起，日夜奋战，创作、排练了朗诵剧《雷锋之歌》。这个戏受到了整个年级师生们的欢迎，鼓舞了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劲头。方明扮演雷锋，感情真挚，动作逼真、利索，给大家印象深刻。可是校长费仲健借口“粗糙”、“艺



术性差”，利用职权，硬是不让这个戏在礼堂上演。相反，却抛出一个由他自己编的叫《李秀成》的剧本，叫人排练。他把方明找到舞台旁，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银烟盒，衔上一支烟，阴阳怪气地说：“你叫方明？嗯，你的普通话很不错，音色也好，有表演天才。想当演员吗？来吧，参加《李秀成》的演出。”他满以为自己的话会使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同学受宠若惊。不料，小小的方明，威风凛凛地挺胸站在台旁，刚毅的嘴角、紧锁的眉头、倔强的目光，使费仲健吃了一惊。方明的回答果断、干脆：“我是共青团员，我要学雷锋、演雷锋。那个《李秀成》宣扬的是什么东西？我可不

演！”后来，方明他们抱定“你不给舞台，我们就一个班一个班地演”的决心，冲破了费仲健的重重阻挠，继续修改、演出了《雷锋之歌》。工人住宅区俱乐部的同志知道后，把他们请去，在俱乐部的舞台上作了专场演出。演出结束后，钢厂的老工人林大伯、周师傅用布满老茧的手摸着他们的头鼓励说：“演得好，有志气，我们的舞台就是要演这样的戏！”方明他们演革命戏的信心更足了。这时，费仲健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就赶忙装出支持的样子，恬不知耻地把《雷锋之歌》算作他自己抓的曙中话剧团的剧目，方明他们也就这样成了校话剧团的成员……

三年后的今天，又是夏天。方明他们长高了，他们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比他们的身材成长得更快。现在，在这战斗的时刻，回想起当时战斗的一幕，怎不叫人心潮起伏！

方明回过身，对战友们说：“很清楚，费仲健控制的曙中舞台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们通过这舞台，射出了一支支封资修的毒箭。”说着，怒视着墙上的那些古装、洋装的剧照。

“都把它砸了！”王新元吼了一声，随手拉来一只凳子，想站上去摘镜框。

“留着它，当反面教材。”方明的声音并不高，却很有份量，“我们要用无产阶级的批判精神，彻底揭开曙中舞台的盖子！”

“对！摆开阵势，打它一个战役！”李文跃象上了弦的箭，随时准备射出去。

“好！马上行动起来。”方明很有点象一个老练的指挥员，开始部署战斗，“小李起草一张大字报，把费仲健利用舞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列一列；我和小王等几个同学去串联其他的红卫兵战斗队，联合作战！”

.....

二

正当方明他们部署一场新的战斗的时候，费仲健当然不会睡觉。他躺在校长室的沙发上，正替自己算着命。自从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来，他日夜心思不定，坐立不安，特别是这一两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更使他象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学校里一批批学生都起来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他预感到学校的局势将难以控制了。但是，一

想起大前天到区文艺部胡部长那儿去的情况，似乎又茅塞顿开。原来，胡部长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之力冲来，很可能把自己的宝座掀翻，也在那里十分着急。就把干将费仲健找去，面授机宜，要他写一个戏，对那些“想造反”的人给一点“适当的警告”。这个“指示”正中费仲健下怀。他连干了几个通宵，终于炮制了一出所谓“反右”的独幕话剧。胡部长看了这个剧本，立即“指示”费仲健赶紧在曙中试演，然后在区内公演，借此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反，还说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过了。费仲健欣喜若狂，用他的话来讲，这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用“反党”帽子吓唬那些造反派（想到这儿，费仲健本能地感到心有余悸——一九五七年自己差点落网，真可怕）；另一方面，要方明他们参加演出，正可以捆住那批学生的手脚。

刚才费仲健已经叫学生会文娱委员、高三的马正鸣去找方明了。现在他正琢磨着用什么妙法来收服这匹“小野马”，把运动纳入他的“轨道”。

也许因为太“劳累”了，费仲健想着想着，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做起乱梦来。梦里，胡部长为褒奖他镇压革命派有功，给他加官晋级，推荐他当区文教局

长。上任那天，他穿一生长袍马褂，准备骑着马去。当他正举腿跨到马背上去时，那马的后腿却狠劲地一踢，把他踢了个仰天翻……

“哎哟！”费仲健惊醒过来。定睛一看，一个身穿旧军装、身材结实的学生正站在面前。

“方明同学！”费仲健干瘦的躯体猛地从沙发里弹了起来，心还在怦怦乱跳，稍稍定了定神说，“可把你找来了。现在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先请坐。”他指了指沙发。

方明见费仲健嘴角拖着的口水，轻蔑地一笑，走到办公桌旁的木椅上坐了下来。

费仲健从书橱里取出剧本，递给了方明。方明瞥了一眼，只见封面上用仿宋体写着：“独幕话剧：七月风云。编剧：费仲健。”费仲健讨好地凑近方明：“区里胡部长亲自作了批示，要我们突击排练，先在曙中演，以后……还要进行巡回演出呐。噢，你先看看本子吧。”

方明拿起剧本，用心地看了起来。费仲健高兴极了，他退回到沙发上，心不在焉地随手抽出一份报纸，想装着看报。但当他目光接触到报上“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的大标题时，手象被烙铁烫了一样，

马上缩了回去。他急忙朝方明望了一眼，还好，方明没有发现——他正埋头看剧本。

方明看完剧本，刚刚合上，费仲健马上从沙发上爬起来，兴奋地说：“小方，你可进入了角色？”

方明站起身，卷起剧本，两眼紧盯着费仲健。费仲健慌了起来。可方明却十分平静地说：“这个剧本不可多得，很能‘教育’人，我带回去好好‘钻研’、‘钻研’。这的确是重大的事情，不能等闲视之。”

费仲健心里象掉了一块石头，他并没有觉察到方明话里有话，便讨好地说：“好，你就演主角。小方，好好干。我戏剧界、电影界的朋友多着呢，等到你中学毕业，我就推荐你上电影学院。”

“多谢了！”方明带刺地说。

“过几天就投入排练。”费仲健一步一步。

“我一定到！！”方明坚定地吐出四个字。登登登，快步离开了。此刻，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同战友们讲。他已估计到费仲健这一手的狠毒，看来斗争比预计的要复杂得多。

费仲健望着方明的背影，暗暗得意：“还是名缰利锁有效啊！”

三

然而，费仲健失算了。

三天后，“千钧棒”等几个战斗队联合贴出了题为《战妖风，驱黑云——批判毒草〈七月风云〉》的大字报，揭露了费仲健妄图利用曙中舞台压制师生们起来革命的阴谋。

那天，费仲健一早就到了礼堂，他当然没看到这张大字报。此时，他正在礼堂舞台的绒幕背后，摆动着鹰爪似的手张罗着。方明手卷剧本，掀开绒幕走了进来。他刚和同学们一起贴完那张大字报，手上还残留着浆糊粘液。

费仲健情绪高涨，对大家说：“方明同学昨天就认真钻研了剧本，还写了演员手记哪。”看他吹得可真象，“大家要向他学习。方明，马正鸣，现在正是你们显露头角的机会，你们要不遗余力……”

马正鸣很兴奋，高兴地对费仲健说：“校长，我一定全力以赴演好这个戏！”费仲健点点头，微笑着向方明：“你呢？”

方明对他的装腔作势，早就十分恶心。他摊开



剧本，对同学们说：“《七月风云》我认真‘钻研’过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有根据说，这股风是阴风，这块云是乌云，这个戏是毒草！它一不写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反革命实质，二不写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右派展开胜利的斗争，却丝毫不作阶级分析地借主角的口反复强调反对校长就是反党，这是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别有用心的歪曲和攻击！详细情况，我们同兄弟战斗队已写大字报揭露了。”

方明合上剧本，面对费仲健厉声责问：“在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革命师生纷纷起来造反的大好形势面前，费仲健，你抛出这个剧本究竟想干什么？”

方明宣战似地把剧本朝费仲健扔了过去：“费仲健，收起你这一套吧！尽早交代和检查你妄图镇压革命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这才是你的出路！”说罢，气昂昂地转身走了。

听方明这一揭露，排练队伍中的几个同学，也觉得这个剧本不是味道。于是，跟



着方明走了。

费仲健瘫在椅子上，气得青筋暴绽。马正鸣站起身想追方明，一抬腿，重重一脚正好踩在剧本上。费仲健一把拉住马正鸣。“算了！”他气急败坏地说，“哼，不识抬举，正面人物不演，让他去做反面人物吧。”

当天下午，用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阴暗的校长室内，费仲健搁下话筒，站在那儿咬着牙，冷笑着。刚才胡部长在电话里指示他：对方明要施加“政治压力”；戏要不惜工本推上台。

费仲健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方明，你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傍晚，校园里就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把方明他们的大字报骂为“反党宣言书”，说什么“反对《七月风云》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上说话”，扬言要“揪黑手、抓游鱼”。

王新元一看，就知道是马正鸣的笔迹，眼睛一瞪，袖子一捋就要去撕。方明一把拉住他说：“要撕的话可不是撕这几张纸，而要撕下费仲健的画皮！”

王新元急着要找马正鸣“算帐”，又被方明拦住。方明抑制住自己的激动，斩钉截铁地说：“晚上，我们